



滄流

■ 党廷显 著



中國索美文化出版社

渗流

党廷显 著



中国学术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数据

渗流/党廷显 著. - 北京:
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, 2015.5
ISBN 978-988-8861-11-8

I. ①渗… II. ①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021

书 名	渗流
作 者	党廷显
出 版	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
网 址	http://cbs.ddzgw.com
咨询电话	010-56219896、15210530389
投稿邮箱	2191619008@qq.com
经 销	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市羊坊店路 18 号
责任编辑	万 绮
责任校对	刘 威
责任印制	旭 东
印 刷	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	880×1230 1/16
印 张	28.5
字 数	605 千字
版 次	201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988-8861-11-8
定 价	50.00 元

1

正值春节，落下一场鹅毛大雪，把大地原野捂得严严实实的，人们心头也蒙上了一层晦雾。往年新春期间彻夜欢腾不息的君子坪山村，今年像掉进了冰窟窿，清寂萧索。娃娃们哭丧着脸，望着快要塌下来的阴沉天，肚子憋鼓着怨气，对着老天直骂；就连大人，虽喜得“瑞雪兆丰年”，嘴里哼着“麦盖三床被，头枕馍馍睡”，心里却像坠进了千斤巨石，压得滴滴溜溜的，那难受劲哟，真是有口说不出来！

好不容易盼来个红光大日头，正月已经过去了近二十天。孩子们像长久锁在铁笼子里的毛猴子，撒出去便发疯了似的，在冻得干崩响的泥地上滚爬——斗鸡，逮狗，摔跤，有的躺在地上让伙伴拉着滑行，装进一裤筒雪，站起来抖了再来，疯呀，狂呀，要不是大人们吵着嚷着来喊叫他们，他们玩到三更午夜也不过瘾。

这时，将近一更天气，一弯月牙儿从东山背后悄悄升起来。孙黑从村前大路过来，听见孩子们还在场里吵嚷，他说不上为啥心底一股烦恼直往上涌，想压也压不住，恨不得冲过去对着他们一顿痛骂，以解除心头上的怨恨。其实，孩子们中并没有哪个招他惹他了，他也没有恨孩子们的理由。他一辈子没有孩子，却最喜欢孩子，不管对哪家孩子都怀有亲情。这会儿，只是因为心里压着一块大石碑，怎么也掀不起，揭不掉，孩子们喊他，他跟没听见似的，只顾耷拉着脑袋，拖着沉重的脚步往东走。走到自己家门口，听见侧面有人喊“黑哥”，他转脸看时，只见邻居李福来快步朝他走来，他站住了。

“黑哥，”李福来走到跟前，压低声音说，“听说，寨山上张连长和铁军坟前的石碑叫人给推倒了，你知道不？”

孙黑正为这事心里憋气，没吱声，要走，一脚踏在软东西上，只听得“啊喔”一声，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狸猫已来到跟前迎候，被踩痛了腿，叫着从他裆下猛蹿出去，和李福来身后的花狗一块玩去了。他从惊恐中沉静下来，长嘘了一口气，回头要答话，却见李福来领着花狗走开了，显然因为受了冷落，心里不高兴。他站在原地，看着李福来的身影远去，他才转身回家，开门，进屋，拉了把小椅子坐下，拿起烟袋巴哒起来。

屋里黑又安静，刚进门时还听到“吱吱唧唧”叫唤的老鼠也躲进洞里了。他心头又增加几分沉重空虚。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感觉。吸过一袋烟，准备歇息，想起猫还没有回来，于是又走到门口“咪咪”连呼唤了几声，没见回应。他知道猫出去屙屎撒尿后会自己回来的，于是将门留了个缝，然后过去收拾床铺。

在这个房屋里，除了老鼠和麻雀是有生命物之外，猫是他唯一的伙伴。养猫是为了逮老鼠，三间房子，两间闾开做了生产队的机动粮储藏室；这一间是他的家：前半间是厨房，他睡在后半间里。他将被筒顺好，一头用绳子扎住，留个小孔，

好让猫回来时钻进被窝，然后解衣上床，半直身体靠墙坐定，眯蒙眼皮，仿佛又看到了那被推倒在地的石碑，心里又沉进阴暗之中。

今儿吃过午饭，他去江家串门，正和江儒君说话，江云和她妈一前一后慌慌张张进屋，云儿走到他跟前说：“黑叔，你知道不，寨山的烈士坟……”没等她说完，被她妈用眼色打断了。他觉得她们有事瞒着他，催问时，江川妈才说君子寨坟上的墓碑被人推倒了。他一听，扭头往寨山跑去，到坟前一看，果然石碑被推倒在地上。回来越想越不对劲，吃过晚饭就去大队找大队长评说。谁知大队长去山家了，他一直等到半夜也没等着，最后窝着一肚子气回来了。

那烈士坟里埋着两具尸体：一个是解放军的张连长，另一个是他的过继儿子铁军，都是为消灭这个地区的土匪残余，在攻克君子寨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的。解放后，政府追认他们为烈士，且在墓前竖起了一块纪念碑。逢年过节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坟前祭奠，唯独今年例外。年前丹镇一群青年学生来串连，说上坟是封建迷信，是“四旧”。他是革命烈士的父亲，又是贫下中农的代表，自然要带头破旧立新。大年三十上午，全村男女老少聚集在大场边那棵皂角树下，由他诉说苦难家史，然后吃忆苦思甜饭，算是过了一个“革命化春节”。

旧社会为他一家带来的苦难，他三天三夜也说不完。自从六四年“四清运动”开始，搞阶级斗争，忆苦思甜，君子坪小公社方圆几十里，哪里召开诉苦会，每每都少不了他在会上诉说苦难家史。几年来，反反复复说得多了，邻近大人小孩谁都知道他是一个苦命人：他年幼的时候，有一个上十口人的大家庭，兄弟七个，他排行老五，万恶的旧社会夺去了他一家七口人的生命，到解放时，只剩下他一个人进入了新中国。

他清楚地记得，那一年这里的剿匪反霸工作结束时，留下一位名叫凌昌云的工作员主持组建君子坪乡政府，乡政府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烈士竖碑。竖碑那天，君子寨山上山下，人山人海。君子坪第一任乡长凌昌云亲手把覆盖在墓碑上的红绸布揭下来，披挂在他身上。那一时刻，他真正感到做人的光荣与自豪；打那以后，这位英雄的父亲、革命的烈属，在君子坪上下几十里远近闻名。

想到那一幕场景，好似又回到了过去的年代，浑身充满了力量。他用脚将被子挑开了，光着下肢跳下床，过去在床头箱里摸出那块年前才换新的“光荣烈属”牌，接着从箱底拿出那块红绸布，心爱地抚摸着。十几年啦，门前的光荣牌不知换了多少次，居家不知新搬了多少处，颠东倒西多少回折腾；五五年妻外甥回来探亲，专门为他买的柏木棺板，那几年房前屋后十几棵四个人合抱的大树，五八年他都送给了炼铁厂烧炭，房子做了食堂餐厅。自家所有的东西都丢了，唯有这块绸布一直珍藏在早已脱了漆的箱子里。这绸布是过继儿子留下的荣耀，这木箱是老伴过门时的嫁妆，现在是她唯一的遗物。

他将绸布铺展在胸前，映着从窗缝里射进来的月光，亮灿灿的，一种怀念加自豪的心情油然而生。这时，猫从门缝挤进来了，“咪喔咪喔”地呼唤着向主人报到，他也亲切地回应着欢迎它的归来。那猫缓步来到跟前，用毛茸茸的尾巴摩挲着他的腿肚，仿佛以此来赎回来迟了让主人受冷的过失。他这时才意识到自己没穿衣服，急忙搁下绸布，抱起猫放进被窝。猫进了被窝还在不住地呼唤。不知为什

么，这会儿的叫声听起来格外细软柔绵，活像铁军在月窝里嘴被捂住了发出的哇啼。他的心一下子被揪了起来，用回答孩儿的声调说：“乖，乖，别哭，别哭，我就来，就来！”说着，用绸布再把光荣匾包好放在桌上，然后钻进被窝。猫已习惯偎在被筒那头，履行为主人暖脚的义务。他用脚把猫勾过来，亲昵地搂在怀里，用下巴抵着猫的前额，像抱孩子似的，两人互相偎依在一起。

不多时，猫儿闭了眼睛，呼呼地睡着了。他却怎么也难以入睡，扭脸看看窗户，外面明晃晃的，又想起石碑被推倒的事，心里一阵不平，自言自语说：“这是阶级斗争！是阶级敌人有意破坏！”不知怎地说出来了，平常想事总有自言自语的习惯，“这，要往上反映，对，到县上找凌昌云去！”想到这，心里顿时热起来，巴不得立时天亮，他好去县城找凌昌云。正激动，听见外面几声狗叫，他侧着耳朵仔细听外面的动静。

“花子，叫唤啥？”一个带斥责的声音说，“才几天不见，你就不认得我啦！”

那话音刚落，畜生立即闭紧了嘴，不叫了。“花子”就是李福来家的狗，性情凶猛，却耳聪目明，颇有灵犀，熟人一搭腔，它当即就缩起脖子夹紧尾巴走上前亲近；但若要是遇上陌生人，特别是它认为有可能伤害它的人，它拼上老命非咬到底不可。为此，包队干部几次下令要打死它，主人舍不得，村里人也不忍见，偷偷把它藏起来了。过去五、七天，熟了，干部们又说“花子警惕性高！”于是不再提打狗的事。刚才那喝斥声，肯定是村上的人，要不“花子”不会那样温驯。他思忖工夫，脚步声在他屋门外停下了。

“这不是以前的社务处吗？”一个洪重的声音问。

“是呀，”另一个声音回答说，“现在做了队房，孙黑叔就住在里面。”

“孙黑？”那洪重声音又问，“他不是在李家坡根住嘛，啥时搬到君子坪来了？”

“早搬下来了。”另一个声音回答说，“大炼钢铁那一年就搬到我们君子坪了……”

孙黑听出来了，那答话者是江儒君的大儿子江川，也知道是回来看他爹的。江川在县里上高中。前几天，他爹受批判，从桌子摔下来，扭伤了腰，已经给儿子捎去信几天了，怎么今天才回来，又回来得这么晚！

他想喊叫，可是一想：半夜三更回来必有要事，不能惊动，于是准备亲自去家里见见川儿，顺便向他打听一下凌昌云的情况。

他说起就起，穿上棉袄，蹬上棉裤，跨步走到门口，轻轻拉开门，探头看时，只见月光下两个人的身影正朝西边移动。他站在门口，心里片刻犹豫——觉得半夜三更，还是不打扰的好。他抬头望望天空，月牙在云层里穿梭，忽隐忽现，他心里也似阴非暗。冷风从外面吹进来，他禁不住一阵颤索，又回到屋里，和衣进被窝里坐着，联系起刚刚在农村开展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，胡思乱想了一阵，最后还是决定要去江家看看。这回再起来时，把正熟睡的猫抱到这头，以便他回来时被窝热乎。

宁静的夜，淡淡的月光从晴空倾洒下来，照耀着村前一条灰蒙蒙的路。孙黑沿着这条土路往前走，不多时来到一座楼门前，停下脚步，隔门缝瞧看，只见堂屋里亮着灯。他怕声音太大惊扰别人，于是把嘴对着门缝连喊几声：“川儿，川儿！”

没有应声。他有些心急，再加上别着嗓子，连他自己也觉得变了声调，一定会惊吓屋里的人。果不其然，听到喊声，堂屋的灯立即熄灭了。他感到来得唐突，忍不住笑，心想：半夜三更，江川妈听见喊声，肯定以为红卫兵来叫门来了，她少不了又吓得站在锅台后面两腿直打哆嗦。

年里头，丹镇龙王寺中学来了一批青年学生，把她男人——曾经在丹镇中学当过校长的江儒君——叫到村东头的君子坪小学里，吓得她娘儿几个大气不敢出。江儒君走后，江川妈回头去找他。他听说后急忙赶往学校，见那帮青年学生是向江儒君了解龙王寺中学的一些情况，并没有对江儒君施刑。他放下心来，回头去向家里人交代，只见江川妈搂着一儿一女，坐在灶火里发抖，问时连话也说不出来了。

他静静等待工夫，听见有人从堂屋出来，走到院门后，站住了。为了缓和气氛，他有意“咳”了下嗓子，目的是让开门人分辨出他的声音。接着，门开了，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比他足足高出一头的青年，阴影里看不清脸，却能感觉到那眼里射出逼人的光。

“川儿，”他先开口，“是我，我是你黑叔，你回来了？”

“你咋还没有睡？有啥事？”江川问。

神色有些异常，并不像平常那样礼让，堵在门口有不让他进屋的样子。

孙黑一时答不上话来，两人窘在门口。就在这时，隔门见一个中年妇女从堂屋里走出来，正走在院子当中，他连喊了两声“四姐儿！”目的是叫她来让他进屋。

话音落，江川妈出来了，里外忖细见只有孙黑和自己的儿子时，嘴里直埋怨，说：“黑哥，你也是，半夜三更，冷不丁喊门，真把人吓死啦！”

江川妈说着，上前拉孙黑进屋，然后又把门关死了。这时，站在门后的孙黑见江川依然不动，先“嘿嘿”一笑，然后上前拉住江川的手往堂屋里走。

江川不得不在后面跟上，上去台阶，大声喊道：“爹，黑叔来看你来啦！”

堂屋里，没有点灯，靠界墙处刚升起一笼大火，火苗正着得旺，把整个屋子映得亮堂堂的，看得清火笼旁坐着一个人，见有人进屋时吃力地起身礼迎。

孙黑急忙上前去搀扶那人坐下，关心地说：“儒君，你身子不强，可不敢这么坐夜。”

“川儿回来了，我起来坐一会，不防事。”江儒君随声附和说，随手将烟袋递过来。

孙黑接过烟袋，一边往烟锅里按烟一边瞅着江川，说：“川儿，听说你们这阵子忙，过年也没回来，一家人都想着呢。你跟一个人从我房前过时，我也是刚睡下，听见狗咬，就想着是你回来了……”

“川儿，”江儒君说，“你去把灯点着。”打断了他的话。

孙黑感觉气氛不对，又试探着往深里问：“川儿，听声音还有一个人，他是谁？”

就在这时，从里屋门口走出一个人来，悄悄站在孙黑背后，用手势示意江儒君和江川不要说话。孙黑只顾用火点烟，一直没有发现，同时等待江川答话。

“黑哥，”好一会，江儒君提示说，“你回头看看，站在你身后的人是谁？”

孙黑回头一看，发现背后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立一位身材魁梧的汉子：一身军装，却没戴领章帽徽；头发向后背拢，胡须略显些长；那宽额头、大脸盘，特别是那粗浓眉毛和明亮眼睛，看上去似曾脸熟，却想不起在哪儿见过面。上了年纪，本来眼不济事，又是黑夜，生人面前又怕弄错，所以不敢莽撞。他走到桌前，端来煤油灯，对着客人从头到脚地仔细打量：那军装上沾有泥土，特别是那双用白粗线绳缝过的黄球鞋，一看又不是军人。

那人也装得严肃，目光直盯着孙黑，也不说话，弄得孙黑丈二和尚——摸不着头脑。孙黑先瞅瞅江儒君，再瞧瞧江川，他们都只微笑不出语，他更是莫名其妙。他把灯放回原处工夫，听见背后那人说话了。

“黑哥，”那人说，“看来，你真把我忘了！我可没忘记你，土改时咱俩一锅吃饭，一床同榻，你还为我逮过汗褂上的虱子呢！”

“啊唷，原来你是老凌！”孙黑如梦初醒，惊叫起来：“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认不出一家人啦！”说着，又回到门口，双手捧起红绸布，走过来放到客人面前，“老凌啊，说我忘了你，那才是屈人！这不，我带上这个就是准备去找你评理的。”

他们说话工夫，江川妈上来了，说饭已经做好，见孙黑责怪的目光一直盯在她的脸上，意识到刚才没让进屋他不满意。

“黑哥，”江川妈下意识地解释说，“不是拿你当外人，我们怕外面有人……”

“可不，”孙黑打断说，“是没有拿我当外人，要是另眼待我，早把门关死把我堵在门外了。”

说得几个人同时笑起来。江儒君要解释，孙黑又抢先了。

“儒君，你啥也别说了。”孙黑说，“我知道，你们是怕我这老鸹嘴压不住半粒米。可是老鸹黑，心却是红的，知道有个里外。它总不会把自己窝里的蛋往窝外衔。”

话说得狠些，却是肺腑之言，江儒君两口都没啥说了。

“四姐儿，”凌昌云催促说，“你快去盛饭，川儿到这会儿还饿着肚子呢。”

“老凌啊，”江川妈走了，孙黑挤眉弄眼地对凌昌云诉说似的，“自从龙王寺中学的学生来串连，我们大队两派群众变得仇人一般，互相黑眼白眼见不得，揭起祖宗八辈往下翻。四姐儿对我也有些外气。你叫儒君说说，自打他打右派回到如今，我啥时候把他们当成二家旁人？我知道儒君他心里有冤屈，可他……”

“黑哥，”江儒君打断说，“现在不是说这的时候，老凌也不是为咱评理的。”

“不是评理，听了也能在心里划个道道。”孙黑还在强辩。

“道道早在我心里划过了。”凌昌云说，“我也是哑巴吃黄连——有苦说不出。黑哥，实话对你说吧，我这回来是想到平华和铁军的坟上去看看，说不定以后想来也来不成了。”

“为啥？”孙黑问。

“你不知道，”凌昌云说，“自打离开君子坪回到县里，我一直在文教上做事，文化大革命运动又是从文化教育战线上开始，被打成‘走资派’站在台子上接受批判的，在临坪县我是头一个！说我执行一套修正主义路线，拿分数关卡学生，我都不觉得亏心，亏心的是把我过去做的事都抹光了，比如说张平华明明是为君子

坪献了身，却有人硬歪着说他出卖过同志，是叛徒，要重新评价。唉，连死人都要挖出来重新评价，真是要改天换地了！另外，我还听说，他们的碑是我竖的，有人放出风声说要把碑推了。哼，我心里想，谁要是敢去动动那里的一根草，看君子坪贫下中农不把他的指头给剁掉！”

听到这时，孙黑心里凉透了底，原来想好满肚子要倾诉的话，这时一句也说不出来了，他不愿意说出来，怕老凌听了会更伤心。他双手紧紧地抱着那块“光荣烈属”牌，生怕让人抢走似的，心里说：老凌呀，你断言人们不敢做的事，人们做出来了，不但动了坟上的草，而且连坟前的石碑也被推翻在地，上面踏满了脚印，可是君子坪人不但没有剁那人的指头，反而知道底细的人也不敢说半个破字。世道怎么变得这样黑白颠倒、是非混淆？他心里装满了怨恨，平素遇上对缘法的人就喜欢云天雾地、五马长枪说个没完没了的嘴巴，这时像砸上锁，贴上了封条，上下嘴唇紧紧闭合在一起，丝毫没有要张动的意思，眼睛直勾勾地盯在被烧了一半的木头疙瘩上，也不敢转脸，唯恐坐在左右两侧的人发现他难受的表情。

顿时，屋里沉寂下来。凌昌云下意识地转首看看江儒君，只见江儒君双手插在袖管里，一动不动，活像一尊泥塑，知道他心里有事不说话。但为了缓和这痛苦而僵持的局面，他开始无话找话地向江儒君问话了。

“儒君，”凌昌云问，“你说，我说的话，在不在理？”

“呵呵呵，”江儒君嘶哑着嗓子，应了一声，听不出回答些什么，同时借故弯腰抖起木柴来。木头疙瘩着起来了，升起蓝莹莹的火焰，时而迸起几颗火星，在空中“噼噼啪啪”炸开，打破了几个人之间的沉静。然后，他对江川喊道：“川儿，你去端饭。”

江川下去盛饭上来，把饭碗放在桌上，请凌昌云入座。凌昌云不去坐桌，坚持坐在火笼旁吃，说的是为了暖和，其实也是有意回避把自己难堪的神情暴露在众人面前。

“好一碗老陈黄酒！”凌昌云接过碗，说：“香喷喷，甜丝丝，十几年没喝四姐儿做的黄酒了，还是老味道没变！”

这时，江川妈手里端着油煎馍干上来，得到这份夸奖，心底的甜美不住地往上涌。她把炕好的馍干放到凌昌云身边的一个小方凳上，同时说：“老凌，农村没啥好的，不管合口不合口，你要吃好。”

“看你，”凌昌云看着碗里的荷包鸡蛋，略带埋怨地说，“说好煮一碗红薯酒，你却要打鸡蛋，君子坪的红薯好吃！”

“只要你长住下去，红薯有你吃的。”江川妈笑吟吟地说着，和儿子一块下厨屋去了。她把碗递给江川，看他吃着，不无担心地说：“川儿，咱这个家庭，老凌住下恐怕不合适……”

“不是长住，”江川说，“咱这儿清静，我让他来咱这儿歇几天。”

“上头不见了人，不会追问？”江川妈问，还是放心不下。

“不会的。”江川说，“我去水利工地看他，正好负责人找他，说指挥部同意他回去看病。还是那老胃病，一劳累就发作。我趁机说大队长让他来有事，他没回家就跟我一起来了。他说早就想来看看，人在难中，不免要想起曾经患难与共的人。

他受到批判,更想起我爹,想起和你们一起在华川生活的日子……”

“川儿,你去堂屋为老凌盛饭。”母亲插进说,打断了儿子的话。

江川出去了。厨房里只剩江川妈一个人,呆呆地坐着,默然无语。实际上,她的心已经开始颤抖了:想到凌昌云自己处在危难之中,还念念不忘她这个差点被旧社会残害了生命的农家妇女,她怎么能不感激涕零,怎么能不无动于衷呢?

她盛了一碗饭放在锅台上,不多时,江川下来了。

“川儿,”江川妈说,“你已经饿到这时候了,你也吃饭吧!”

“妈,我出去吃吧,”江川说,“在门口吃饭,好防着有人进来。”

江川妈过去坐在灶火里,望着灶内渐渐变暗的火球,思想回到那不堪回首的年代。

她活到四十几岁,到现在还不知道娘家在哪省哪县。只记得那年夏天的一个上午,她跟娘去地里摘北瓜,眼看日头升到头顶了,还不见爹回来。娘回到家里,把北瓜切到锅里,让她烧火。娘做好饭,盛了一碗让弟弟先吃,这时父亲回来了,进屋就说:“黄河决口了,赶快逃命!”说罢抱起弟弟就走,她和母亲在后面跟随。到村边,只见洪水铺天盖地而来。她被洪水冲卷到一根树杈上,被人救上来时,却不见了父母和弟弟。眼看黄水漫漫,茫茫无际,她叫天天不应,呼地地无声,好心的大伯大婶们都来劝她,越劝她哭得越厉害,连累带饿,昏了过去。

不知有多少人被洪水围困在高地上,几天几夜吃不上饭,喝不上水,都盼望着天上下来救星。一天晌午,洪水里划过来一只木船,上面喊着救人。她跟着人们上了船,谁想到上的是一条贼船,从此落到了人贩子手里。

她被拐来卖去,也记不清有多少回,当过丫环,做过佣人,最后被卖到与临坪西邻的华川县,做了一家张姓人家的童养媳。这时,她年满十六,张家的儿子还没过八个生日,而且是个白痴,不会走路,不会说话,口水一天到晚流不断,见人咧着嘴说哭不像哭,说笑不是笑。她已长成大姑娘的模样,俊俏,聪慧,邻人见了背后嘀咕说她“上辈子作了孽,这辈子嫁给了一个小白痴!”她听了更是难过,苦水窝在心里,只是哭,哭急了,又没个说处,不如寻个无常。一天,她拿起一根草绳往后山去,被张家老汉发现了,追上去夺过绳子,用真情实感把她的心感化了。

张家老汉也是一个本分的庄稼人。老两口守着一个傻儿子愁得没法,是受了算卦先生的愚弄,才倾家荡产也要把儿媳妇说到家,不求别的,只图个吉利,只当买个闺女。

听了老人的述说,她“扑通”跪倒在地上,第一次叫了声“爹!”老人含着眼泪搀她起来,说:“从今往后,你就是我们的亲闺女!”

总算有了安身之地,她一心一意侍奉一家人。几年过去,那小傻子不幸身亡,她把老两口当成亲生父母,要守着为他们养老送终。

华川地处三省交界,张家又在深山老林中,好长时间以后才听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,她于是想起去找失散的家人。有一天,一家人坐在一起拉家常,她趁摸着把想找亲人的想法说了。婆母听了不高兴,怕她到找家后不回来了,他们落得个鸡飞蛋打一场空;还是公爹开通,一面说服婆母,一面为她筹集盘缠。人,要将心比心。老两口拿心待她,她也把老人的大恩重义牢牢记在心里。临起程的那天

早晨，她向两位老人双膝跪下，说：“爹，妈，你们把我从火坑中救了出来，待我恩重如山，我要是有半点歹心，叫我走到无人烟的地方，受天打五雷轰！”说得老两口热泪横流，嘱咐她一千八万，路上一定要好生照顾自己。

她只记得老家离黄河岸边有二十几里路，却不知道去黄河怎么走，于是边走边问。这时，她已是二十出头的女子，虽历经坎坷锻炼了勇气，却是乱世年间，不敢起早贪黑，只在白天赶路。打听得经临坪去平阳，再搭车北上路近，于是决定去临坪。不想，到华川与临坪交界一个名叫云镇的镇上，听说临坪丹镇发生共产党暴动，周围几县警戒森严，凡行路人一律查问。稍有可疑，便抓起来审问，轻者鞭答，重者活埋。这传说不知是真是假，她不敢前进了，少不得在一家店里住下，以探清虚实之后再做决计。

旅店隔墙有一个铁匠铺，师徒二人打铁营生。她向他们问起临坪的事，可他们是一问三不知。行路人困在途中，进不能，退不是，又住不起旅店，实在为难。她不死心，趁那师傅到店里取火镰之机，她追出去把自己的难处说了。

那师傅听罢直摇头，说：“日本投降了，可还是兵荒马乱，平地有兵家，山里有刀客。你一个女子只身行路，很不安全。”

师傅的好心劝说她听得进，只是耐不过寻家心切意迫，第二天趁师徒二人出去担炭，她又继续上路了。走了约摸十来里路，开始翻山。在山下歇脚工夫，听人们说前头就是刀背岭，上七里，下八里，过去就是临坪地界。她打听临坪到平阳还有多远，回答说一百八十里。她在心里盘算，再有三天时间就可到平阳，眼看有了盼头，心里高兴，伸手从小襟口袋里摸出个小布包，解开一层，揭起一张小票子，买了一碗水喝。

再动身时，成了一行三人，另外两个男子，说是去临坪菱池买牛。听说是牛贩子，她心里直犯疑，因为人们说生意人从钱眼里进，打钱眼里出，好时如换帖兄弟，要是为三分二厘犯了声色，翻脸不认人。她装着解手，故意把他们让到前头，看他们走远了，她才动身。上得三、四里坡路，只见前面光秃秃一道长岭，东边高西边低，活像从天降下一把刀，想必那就是刀背岭。连累带急，身上开始浸冒汗，累也不能歇，赶路要紧，过了岭看见那二人下了山再歇不迟。心里这样想着，脚也不停地朝前迈，上去一个台阶，突然从旁边石峡里蹿出两个蒙面人来，大吼道：“要想活着走，留下买路钱！”

她明明知道这是光天化日之下拦路截抢，心里抖成一团，却不知道是跑还是喊。哪容她多想，猛不妨一个汉子朝她跳跃过来，用胳膊勒紧她的脖子，另一个也上来用棉花塞她的嘴。她死死地咬住那人的指头，任凭打骂也不松开。最后，挟她的人用拳头将她打昏了过去。她醒来的时候，已是黄昏，发现身体被捆在一根木杆上。不一会，来了两个人，说已经将她卖了，马上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；还威胁说她要是再闹，就立即要了她的命。人活到这份上，真不如一死了之，可是哪有她挣扎的余地！她心里想，先跟着走，一遇机会就自寻短见。

跟着陌生人走了饭时工夫，又回到那个小镇，进去一个过厅，她被推坐到一条长凳子上。这时，她才发现那两个强盗正是上午上刀背岭的同路人，其中一个正和店主交涉，说她是他的屋里人，没正心跟他过，三天两头往外跑，今儿他把她

抓回来教训。一听这说，她恨不得咬掉那刀客的鼻子，墙倒似地扑过去要和他拼命。那刀客抡起巴掌就打。她顾不得疼痛，大声诉说被抢劫的经过。

可是，哪容她多言，那人一手捂住她的嘴，说：“走，今儿这店不住了，摸半夜也要把你这贱东西领回家，用烙铁烙断你的后脚筋，看你往后还敢不敢跑！”完全是一副野蛮的乡民教训老婆的架势。

一时间，店里的人都被惊动了，聚集在大厅里看热闹。她挣扎着和那刀客搏斗，正当她用头往那人身上冲撞时，从人群中挤过来一个大汉，一看是那铁匠师傅，正死死抓住那刀客的手臂，说：“你这人贩子，把人抢到客店里来了！”说着，朝胸就是一拳，那刀客应声倒下，她也被带趴下去。另一个家伙见势不妙，抽身要溜，她双手抱住那刀客的腿，把刀客也拖倒了。

顿时，大厅里一片混乱。人们听说是人贩子，都高喊“痛打！”店主怕闹出人命，上来劝解，那两个家伙趁机连滚带爬，狼狈逃蹿。接着，那铁匠徒弟赶来，听说坏人跑了，从身后抽出一根顶门杠，和师傅一道追了出去。人们四散。她好像被抽去了筋，一点支持的力量也没有了，一下子瘫倒在地上。后来，待她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躺在椿凳上，师傅带埋怨地对她说：“让你回头走，你不听，结果惹出一场大祸来。”她悔恨交夹，再加上后怕，忍不住哭起来。

天下穷人心连心。那师徒二人也是苦出身，欲助她一臂之力，怎奈宿无房舍，身无银两，只有几句暖心话而已。空话也安慰了她的心。她想：就是回头走，也要帮他们担一担炭，于是趁摸地问：“两位好心的大哥救了我的命，到这会还不知道你的尊姓大名呢。”

那师傅爽朗地笑道：“我叫金则昌，他叫王林生，都是穷苦人。”

2

说来也巧。这期间，坐在堂屋火笼旁的凌昌云一边喝酒吃馍，也一边叙说着这一段往事，可能是喝了一大碗酹酒的缘故，好像是在说书讲故事，慢慢道来，娓娓动听。

“那时做地下工作，我们用的都是化名。”凌昌云继续着说，“后来，四姐跟儒君成亲以后，才知道王林生原来叫‘江儒君’。”

“真不知四姐儿还有这样一番英雄过节！”孙黑听出了神，趁凌昌云停顿工夫，他插进来说。接着，转脸看着双肘支在双膝上的江儒君，善意说笑道：“儒君，下面该你说说与四姐儿的风韵事了！”

江儒君那粗糙的脸皮，不知是让火烤的原因，还是难为情的缘故，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，红晕从眼圈一直延伸到耳根，好长时间没有恢复到原来的肤色。为了摆脱孙黑直视的目光，他故意把脸转向凌昌云，把话题转开了。

“我小时候叫‘四娃’。”江儒君说，“生下来没奶吃，是吃了几个婢娘的奶活下来的，又排行老四，于是起名‘四娃’。后来，在地主家干活，地主家私塾先生给我起了个大号……”说到这，发现老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喝完了酒，指头把筷子压在碗口上，他忙把话头断了，转口说：“老凌，你看，咱们只顾说话，忘了给你盛

饭。”说着，欠起身子朝下屋喊道：“四姐儿，再添一碗酒来。”

见凌昌云往起站，孙黑忙上去，伸手夺过碗，自己为客人端酒去了。来到厨房，见江川妈木头人一般坐在锅台后面，眼窝里湿润一片，以为她正为凌昌云说的事动情呢。

“四姐儿，”孙黑开心地说，“看喜得你，把客人都给怠慢了。”

江川妈一惊，清醒过来，伸手在眼里沾了一下，觉得自己过于沉湎于对往事的回思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接过碗去锅里舀酒。就在这时，江川进屋来了，神情有些紧张。

“妈，”江川说，“刚才，我在门口吃饭，见有人走到咱家门口，探头往院子里看看，又走了。我怕是李建堂。”

听这么一说，孙黑的警惕性顿时提升到头顶，白胡茬也扎扎地往起竖，忍不住嘴里直骂：“我去看看是哪个王八蛋！”

“还是别打草惊蛇！”江川妈说，“快去让老凌藏起来！”

话音未落，凌昌云进来了。他已经在外面站了好一会，他们的话他都听到了。见江川妈焦急不安的样子，他一步跨进门里，说：“我看这么着：这会儿川儿就陪我上君子寨，明儿是烈士殉难的日子，我提前向他们鞠个躬，赶天明就回临坪。”

“不中，不中！”孙黑说，“你到我屋里住，看他们谁敢把你怎地？”

“黑哥，”凌昌云劝阻说，“那样制气不行，他们造反起来，别说你是烈属，就是三军司令也不行！你这地方我以后少不了还要来，说不定明儿就被削职为民，来了还和你同榻，还和你搭锅，只要你不嫌弃我是‘走资派’沾染了你就行。”

越这样说，大家心里越是难受。江川妈扭过脸悄悄地在眼上抹泪。

孙黑却执着火性子不依，说：“我是贫协代表、老烈属，明儿偏要把你领到众人面前，看哪个不要命的敢动你一指头！”

说话间，江儒君由江川搀扶着下来了，说：“黑哥，事不待人，这紧急关头不是使性子的时候，常言说得好：光棍不吃眼前亏，还是照老凌说的办吧。老凌上了山，再回我这儿来，就是走，也等天明再说。多年不见了，肚里有多少话要说，说不定这一走……”眼眶热起来，心里话说不出来了。

孙黑性格倔强，却不是不通情理的人，倔在理上倔到底，偏离了情理也有认输的时候，平时就觉着江儒君识书达理，因此最听他的，为此，有人就说他背后有“黑后台”。那“黑后台”指的就是江儒君。这会儿听江儒君这么一说，他也认服了，可是坚持要亲自领老凌上山，江儒君也只得同意。于是，紧张收拾完毕，凌昌云和江川在孙黑的带领下上君子寨去了。

凌昌云他们走后，江儒君坐在堂屋里，隔门望着对面山顶的月牙儿，心里一阵恐虚：和凌昌云风雨同舟、出生入死十几年，甚至在生死关头都没有感到过失望，今儿却是无以抚慰的提心吊胆，巴不得把憋在心里的话往外吐吐松快些，可是没说几句话，外面就有人盯梢，老凌不得不提前走了，他心里沉得慌，苦涩又痛楚。正难过，江川妈上来了。他让她坐在火笼旁，想跟她说说话，可是话到嘴边，又咽了回去，知道说出来也没用，反倒增加她心底的沉重。

于是，两个人闷坐着。江川妈见丈夫吃力地挪动腰背，上前搀扶，说：“你腰不

得劲，还是上床躺下歇着吧。”

江儒君还未来及动作，听见有人推门进院。他想让妻子赶快把灯吹灭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于是手扶墙壁站起来，转身钻进里屋，随手把门帘放下。

与此同时，江川妈起身向院门迎去，借着堂屋门道里射出来的光，只见一个满脸黑胡茬的人正朝里面走来，胡子和眉毛连在一起，只显出白生生两只眼睛，活脱是门画上的张飞。那黑胡子人走到堂屋门口，往开一闪，亮出身后一个背药箱的人。她认出来人：一个是大队长张大兴，另一个是卫生所医生梁光。她心里顿时坦和下来，忙礼让客人进屋。

梁光进屋先看看四周，说：“这样大笼火没人烤怪是可惜的。”说着放下药箱，凑到跟前烤手。

“家里来客啦？”张大兴也觉得异常，随口问道。

江川妈借故进里屋抓烟末，故意不回答，却大声对丈夫说：“你起来吧，大队长和梁先儿看你来了。”

“四姐儿，可别大声小气惊动了旁人。”张大兴说，“我的‘走资派’帽子还没有卸下来，老梁虽说是造反派，来你这屋里也黄鼠狼撵鸭子——无鸡（几）奈何。”说着，把烟袋递给梁光，“梁先儿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梁光脸上露出一丝苦笑，没说话，接过烟袋，将烟锅插进烟布袋里剜着，江川妈把一大把烟末送过来了。他不得不伸双手捧着去接。这时，江儒君趿着鞋走出小门，问侯过后，手按椅背，吃力地坐在火笼旁的小椅子上。梁光将烟锅插进火里剜起一个火炭，吧哒吧哒吸几口，然后说：“四哥，大队长连夜去山家把我叫回来，是给你看腰的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们还没有吃饭？”江川妈接过去问。

“四姐儿，我一进门就闻着酒味儿。”张大兴说，“黄酒不是还有吗，开水冲上两碗就行，喝了暖暖身子。”

江川妈动作麻利，烧两碗黄酒，照样打上荷包蛋，送来让客人吃着，她自己又厨房忙碌去了。

梁光吃喝完毕，感到身上热乎，让江儒君躺在地铺上，开始为他捏腰。他顺着病人的椎骨慢慢地往下摸，边摸边问痛感情况和部位。

江川妈准备完毕上来，江儒君对妻子说：“你出去在门口照护着，要是有人来了，你就打下门闩。”

“怕啥？”张大兴阻拦说，“就是谁看到了，医生救死扶伤，实行革命人道主义，他有啥说的？”

“是呀，这是主席的教导。”医生随声附和道，同时试探地在病人腿部摸着。

江川妈明白丈夫的意思，还是出去了，站在门前放哨，以便老凌他们回来时，她好让孙黑把老凌领到他屋里。

江川妈走后，张大兴过去，双膝跪地，双手按住病人的腿，听见江儒君牙关咬得格格作响，为了分散病人的注意力并减轻其痛苦，他想了个话题说起来。

“儒君，”张大兴说，“那年冬天，账先儿逼你要债。你出走的那天黑上，王贤义家的房屋着了火，只见火光连天，照得寨山上的石头都看得清楚。‘母老虎’拍着

大腿哭喊‘救命！’她跑到我面前，央求我进屋拿她的珠宝箱。我披条湿被子进去，掂起那箱子扔进火堆里。事后，在放床的地方发现一堆金银首饰，她说是我故意扔的。我要跟她说理，她蔫了。”

“可不是嘛！”梁光接过去说，“地主老财忌讳跟穷人打官司，就是赢了理，名声不好听，况且又是失火。”

“那都在其次。”张大兴继续说，“王贤义的小孙女，就是现在在新疆的那个老三的独生女，是我把她从火里救出来的。儒君，你去东乡走后，账先儿说我和你通风报信，我说：我跟江六斤不沾亲不带故，你这是污陷我。我拉他去王贤义面前见话，他把头抽到狗肚里，拉也拉不动。到年底，不吭一声扣了我二斗粮食，还是为丢那头牛的事。我也不去找他，心想瞅机会要治他，出出这口气。”

“腊月二十三后晌，见他在王家吸大烟，我就让二憨他爹抹一脸黑锅烟，躲在歇山呀，我呢，藏在岭那边。天擦黑时，飘起了雪花，面对面也难看清人脸。那地方背，人们说常闹鬼。账先儿本来就是一个胆小如鼠的家伙，平常摸黑走路，总要叫个伙计送过歇山呀。这天过小年，送他的人走到半路就拐回去了，他只得一个人硬着头皮往山呀顶上。二憨他爹看准他嘴里‘哼哼哼’上山来，知道他是为自己壮胆，待他走近，猛地从石峡里蹿出来，裹着鸡毛的手直往他脸上抓，吓得那东西哭爹叫娘，连滚带爬逃命。我见他下来，变着嗓音装鬼叫，同时摇动桐树，桐籽劈哩啪啦落在他脑壳上。他只顾抱头不顾看路。这时候，我身上披一张花狗皮，从树上跳下来，正好落在他前面，伸手朝他脸上抓。他直往后退，不顾看路，最后跌倒在一个高坑下了。”

梁光正聚精会神于自己的手术，已经摸到了骨头错位地方，两手掐紧，但没使出最大手劲，借机插问道：“后来呢，后来那账先儿是死是活？”

“你听我说嘛！”张大兴见医生也在等着他说到关键地方再下手劲，放开嗓门，加快节奏，说：“吓得他稀屎屙了一裤裆，家里人把他抬回去，立马又是请法官，又是求神婆，也没有看好他的邪症，第二年龙抬头节没过去，他就上城隍庙里领香火去了。”

江儒君也在下意识地转移注意力，听到这时，高兴地说：“这就叫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……”疼痛使他咬了一下牙齿，中断了话头。他意识到医生没下狠劲，撑着说：“老梁，按的就是地方，你只管用力，我受得住……”

梁光头上开始冒汗，在他接过骨的所有人中，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意志坚强的人，嘴上说：“这一下包管你不颠不跛。等你好利索了，咱俩上燕窝沟住几天，打两只獐子，回来熬些麝香膏药，再一块到华川街上卖去。”

就在听到“华川”这两个字的当儿，江儒君骤然想起过去年代的岁月，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，虽然时刻有生命危险，但心里总是充满希望。那是他一生中最值得回忆也最为荣耀的时光：想起了以打铁为掩护的铁匠铺，想起了刀背岭下的那个旅店里跟强盗搏斗的情景，想起了与江川妈在张家拜堂成亲的幸福时刻，浑身充满了无限的力量和勇气，只听得“嘎嘣”一声，不知是合骨还是错牙，他不由自主地“哦”地一声，之后便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站在门口警卫的江川妈，眼望着对面黑虎虎的山峰，心里却牵挂着屋里。听

见“哦”地一声，听得出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响声，知道丈夫疼痛难忍，想回去看看，又怕不早不晚巧在这时老凌他们回来碰上。对大队长倒不必回避，梁光也不是那多嘴快舌的人，但人心叵测，斗争复杂，小心防备着永远不为多余。待堂屋里平静下以后，接着，大队长和医生说话，她也放下心来。就在他平静下来的当儿，听得房后传来人声。她急忙迎出去，一看，正是凌昌云他们，心里一时着了慌：喊不是，不喊也不是，只得小跑步上前把屋里的情况说了。

几个人一听，都愣在房后的岔道上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听见下面两个人说着话上来了。孙黑一把拉住凌昌云的手，顺着小路朝东走，只留下江川和母亲在小路旁。

“川儿，”眼看下面人要上来，江川妈急中生智，故意大声说：“你回来了，咋摸到这时候？”

没等江川答话，下面的张大兴接腔了，问：“是川儿回来啦？”

“大叔，是我。”江川也接应上去，说：“听说我爹伤了腰，我连夜赶回来看看，怕惊动了村上的狗，就从小路绕回来。”

听儿子这么一说，江川妈心里一块石头落下了。送走医生，她示意让张大兴留下说话。张大兴随江川妈母子二人回到屋里，没待坐定，被江儒君喊进里屋了。江儒君把真情说给了他。

“川儿，老凌哩？”张大兴出来问。

“听说我家里有人，他就直接去我黑叔家了。”江川说。

一听这说，张大兴扭头就走，连江儒君在里面喊话也没听见。

“川儿，你进来听我说。”张大兴走后，江儒君把儿子叫到跟前，说：“早几天，我听魏俊生说你们在那个组织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。我不相信我的儿子会干反革命，可是一时头脑膨胀跟在坏人后面吆喝，让人当枪使，也是可能的。年里头，不是有人冲进监狱吗？”

“那是为一个冤案。”江川下意识地解释说，“几个学生去了监狱，想弄清情况。”

“不管动机如何，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。”江儒君说，“依我说，干革命为啥要参加组织？共产党是最大的组织，除了她，别的组织咱啥也别沾边。农村开展的文化大革命，让社员也跟学生一样丢下镢锄犁耙，东奔西走到处串连，人还要不要吃饭？可能我对事情理解得肤浅，可总觉得中国几万万张嘴，吃饭是大事，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！工人不做工，农民不种田，都去闹腾，那成啥体统？”

“可不是嘛！”江川妈接过去说，“都像年里冬那样，今儿开会，明儿学习，‘宝书’发了一本又一本，光叫坐那儿瞎子听闷雷一样地听，把地里的活都丢了，长期下去，非跟那一年一样，断炊断顿饿死人不行。”

说话间，听见那边屋里发出一阵阵童声嘻笑：“姐，黑蛋儿在麦秸垛里藏着，你快去——嘻嘻嘻！”

江川妈听出是小儿子江波在说梦话，她进屋看去了。

江川坐在父亲床前，静静聆听着老人们的教诲。这些道理他明白，心里也并非没有想过，可是形势把人激发到了头脑膨胀的地步，谁有什么办法呢？

“川儿，”沉默了一会，江儒君继续说，“老凌这一回到咱这儿来并非容易，等一会你去黑叔那儿，就说我说的，一定不能让他走。你们上山后，我想了很多。想来想去，觉着把老凌躲藏在咱家里不是办法。人不比得物件，藏匿起来了事。人要吃喝屙尿，要活动，要呼吸新鲜空气，不可能不让人看见；再说，咱这个家庭也不是可以躲藏的地方，要是让人知道了，更是坏事！不过我想，前几天，你黑叔拿来一封信，是他在武汉当兵的外甥写来的，说他要出差去兰州，如果有可能的话就回来看看。我想让老凌来个冒名顶替，就住在你黑叔家里，有人问了，就说是他外甥回来养病。这要比呆在咱家里保险得多。你去把这个想法对你大叔说了，让他来，我俩再详细合计合计。要是中，事情就这样定了，你明儿就安心上学去。”

自从把凌昌云领进村子，江川心里一分一秒也没有平静过，都是为凌昌云的安全担心，这时听父亲这么一说，顿时轻松了许多，起身就去孙黑家。走到孙黑屋外，见里面亮着灯，他放慢了脚步，伸手推门，里面闷得死，他就站在门外听屋里人说话。

“……就那样，”是凌昌云的声音，“江儒君就被划成了右派分子。”

“啊呀，老凌，”张大兴说，“你不说，我现在还蒙在鼓里哩。”

“黑哥，”凌昌云说，“你还记不记得当时的情况？说给我听听。”

“我咋不记得？”孙黑接过去说，“这屋子是高级社的社务处，那个墙角放一张床，儒君进来时，大家都起来礼让，他就在那张床上坐下了。我记得清楚，当时有二憨爷儿俩，还有各村社委会的代表，我们跟君子坪是一个组，代表是我和江明申，一屋子人差不多都是睁眼瞎子。叫儒君回来就是想让他起个文，好向县里汇报。”

“江儒君是咋说的？”凌昌云问。

屋里响起了脚步声，接着，张大兴说：“他就站在这个地方，挨个看看，最后问身边的李二憨：‘二憨，你说中不中？’二憨说：‘我也说不准，只记得咱们小时候放牛，各占山头对扎鞭。正对得起劲，下起了大暴雨，躲也没个去处，少不得钻石屋的钻石屋，进神仙洞的进神仙洞。雨停了，出来看时，只见三岔沟满河平。’说到这，我插进去说：‘儒君，你还记得那年犁地回来，遇上大雨，冲走牛娃也是在那个地方。’这一提示，他说：‘我就想说这件事。所以，我觉得在三岔修水库有利也有弊，总体看来是利小弊大。’他从制服口袋里掏出钢笔，指点着说：好处是，三岔沟长，蓄水量大；不利的是，山洪暴发，水势凶猛，筑土坝不保险。下面就是梁家几十户人家，扭过山咀直冲王家湾，再就是君子坪，一旦土坝冲垮了，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。他一说，我开始在心里纳闷，因为在三岔修水库是我的提议，只想着为尽快完成上头布置的任务，压根就没有往更远处想。”

“当时提出口号叫‘人定胜天’。”孙黑插进说，“你上不去，把落后帽子戴到你头上，人家坐火箭，让你骑母猪。那时人脑子热，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。”

“我是受了鼓舞，脑子涨大起来。”张大兴说，“想着国民党反动派那几百万军队都让人民给打垮了，治几条干沟岔不是唾手而得的事！再说，在临坪，我最先搞起合作社，为那当上了省劳模，更应该在新农村建设中起带头作用。我把想法跟县委书记何西昌说了，他很支持。这会儿听儒君这么一说，我心里起了毛：日后何